四書改錯

蕭山毛奇齡字老晴又初晴稿
李庚星白山
沈宗熹師尹較

四書改錯九

喪祭錯

期之喪

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

期有正期有旁期天子諸侯正旁俱絕大夫祗降旁而正仍不絕則達大夫矣特正期是祖父母天子諸侯何以得絕蓋天子諸侯皆無祖父者胤或祖母未

亡則先君已死又當傳重而爲三年非期服矣若旁期則伯叔兄弟皆臣也臣則誰當服者故曰絕但旁期亦有未絕者不得溷以絕字概之考喪服旁期合妻子與伯叔兄弟爲言然而伯叔兄弟絕而妻子不絕故周景王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謂王一年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其稱三年者正以君本絕期祇當服三年之喪而是期獨不絕則是期即三年矣此杜預明註而作士禮者誤解策書因有長子三年妻三年不娶之說變亂典制此不可不辨也若旁期則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封君之子臣兄弟而不臣諸父

亦有絶不絶通禮之變而至于諸侯姑姊妹倘所適者亦是諸侯則天子已絶而諸侯不降此皆註經之所當分别考定者不得曰諸侯絶三字便了事也

定爲三年之喪

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此則周章之甚者以三年之喪而謂定自孟子則裁聞此語便該吃驚況父兄百官亦已多人一齊曰曾先君莫行滕先君莫行則以周公造禮之人與其母

弟叔繡裁封國行禮之始而皆莫之行則無此禮矣乃茫然不解忽委其罪于後君曰後世之失夫後世則春秋戰國盡之矣戰國齊宣欲短喪猶且不敢若春秋則魯僖以再期納幣郎議喪聘昭公居喪不哀叔向便責其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誰謂三年不行起于後世况明曰先君且明曰從先祖先祖者始祖也乃又依同其詞謂上世以來雖或不同舊俗相傳禮文小異夫此無容有不同有小異者試問其所云不同與小異者是幾年與幾个月且是何等禮文當分明指定嘗于康熙癸未歲在杭州陳編脩家

作題主陪事座客論喪禮以此詢之一堂十二席嘿若喑者寂後錄其說入四書索解中徧索解人而終無一應不知此在本文自曉讀書者總爲此註本作錮蔽耳本文明云君薨聽于冢宰卽位而哭而世子之行之者卽曰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此非周制也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而不知所謂則必近世無此事而夫子告之以古之人其非今制已可知矣及讀周書康王之誥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遽卽位冕服出命令告諸侯然且居翼室而並不居廬與諒陰與三年不言之制絕不相同然猶曰此天子事耳後讀

春秋傳晉平初即位即改服命官遂會溴梁與列國通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言與滕文所行皆是商以前之制並非周制在周公所制禮並無有此故侃侃然曰周公不行叔繡不行悖先典違授受歷歷有詞而世或傳註而總不察也蓋其云定三年之喪謂定三年之喪制也然則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滕行助法亦商制也

為期之喪

已猶止也

以已訓止何人不曉但此際有大不明白不得訓止

字便了事者據舊有三說一云齊宣欲短喪而丑謂期愈于已則必宜所欲短原在期下故進之以期然而期下有月日或功或緦或旣葬或卒哭祇可謂短而必不可謂之爲已下文明云雖加一日愈于已已者一日不喪之謂也期下尚有日也此非也一云宣短原是期而丑就其言而將順之則丑類阿附孟子當黜之必不當有徐徐之諭且徐徐與紾臂自有差等若宣期丑亦期是宣紾丑亦紾何云徐徐此又非也一云公孫此語是私問孟子之言非對王之言與下文兩問兩答一例此趙岐之說然亦大謬者本文

明云子謂之亦教之是明明對主而以爲私問又大非也

人亦貴識禮耳禮凡喪字俱指喪服言初服重服謂之居喪及釋重服而服祥禫之服卽謂之除喪故禮云二十五月而畢喪夫二十五月祇再期耳豈三年之喪畢再期乎亦曰三年之喪之重服則從此畢也特是重服煩瑣自旣葬以後每變重服而受輕服以漸而殺謂之變受其變受之節約有數限大抵旣葬爲大節而卒哭祥禫繼之如變疏布受成布變麻絰受葛絰變菅屨受繩屨變三升四升受六升七升以

至去縗去杖去負板去條屬雖每變每輕而總不大遠通名重服必祥禫之後易以纖練而後無變受是以再期以前重服難紀加之周制與古制大別古制居喪不預國事重服被體可以不易而周則自即位以後朝廟祭饗聘問盟會賓貢金革告誡須布皆需易服且事當紛錯有一日而三易服者以屢變之服而加以日易煩瑣彌甚因思自旣葬除重服外即受以祥練之服舉凡逐節所變受盡行除之向來再期始畢喪者今欲以卒哭畢喪謂之短喪益以喪節言則卒哭較再期爲短而以喪服言則重服變受一節

不行即謂之已其所以既稱短而復稱已職此故也丑則曰既葬五月原服重服倘又加之以期之七月則再期之限已得其半而卒哭重服仍然不已故曰愈也特孝弟不如是耳本文三喪字兩愈于已字俱指服言王欲既葬已重服王子將既葬已輕服丑請加七月為期服故愈其傅請加兩月為小功服故亦愈此真一徹百徹之解惜註者全不曉也詳見後條

請數月之喪

王子所生之母死厭于嫡母而不敢終喪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據古喪服禮祇有屈于父而降服並無厭于嫡母而不終服者其屈于父卽嫡母亦在所屈中父在爲母期是也若生母則父在厭降固不必言然是爲父屈並不是爲母屈也故儀禮喪服篇特記云練冠麻麻衣縓緣于五服之外專制此公子一服解云諸侯之妾子厭于父故爲母不得伸而權制此服今明引儀禮且全錄其文而並不知所厭者是父而不是母巳太疎矣乃全引服制而不能解又不知與請之之意何所關會但曰旣葬而不忍除夫所謂請數月非謂不除此服也考屈厭之禮大夫

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士則父在爲其母期惟父死則皆伸三年若諸侯之妾則又當降小功矣小功宜五月然而諸侯貴妾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葬卽不復服矣因于制服中寓屈則五月伸卽三年之意在麻衣註云如小功布深衣則小功也練冠而縓緣註云如三年練之受飾卽三年也爲之請者謂三年不伸亦應加數月以遂此小功焉耳

且引經之法胸能記憶則引文雖異其旨不悖否則必取原文對寫之今儀禮原文練冠麻麻衣此麻字非衍文也上承冠字下接衣字謂以麻著衣冠之間作首經

與腰帶耳此與後文朋友麻單舉麻一字而兼經帶者正同乃又刪此一字大義旣乖細儀又舛如古經何

公行子有子之喪

集註無文而宋人爲說者皆曰公行子喪親而身居子位名曰子喪此大錯者公行子有子之喪謂身有子喪非身居子喪也凡喪必有主然有君爲臣主者有父爲子主者如小記云父主子喪而有杖又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是子喪父主明有定禮當時公行氏喪子正身爲喪主以受賓弔一如檀弓所云子

夏喪其子而曾子弔之故趙註云公行子齊之貴臣而疏曰其子死是也解者不識禮不識父當主子喪妄解曰公行子有人子之喪增一人字禮凡稱有某喪皆實指死者言之謂其人之喪也若以指生者則檀弓曾子有母之喪子路有姊之喪不成有人母人姊喪乎

宰我問三年之喪

朱氏曰聖人不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死了也

喪致乎哀則期亦匪易宰我之問爲眞能居喪者言之亦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之意特仁心無

已限即匱矣故曰不仁子皆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原未可輕訶厲者況其言有本實據先王禮文以爲說禮曰三年之喪再期之喪也至親以期爲斷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然而必三年者加隆焉爾也惟加隆故再期也則是先王制禮原只以期年而進推之宰我之言直本諸此然且二十五月即畢喪重服盡除是衰麻尚不至三年何況致哀弔之言此本爲稱情非以立文也此未可輕訶厲也

諒陰

見宮室條

齊疏之服

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緝之曰齊疏麤也麤布也

此則錯之尤甚者考古三年重服祇齊衰一服而分作齊衰疏衰兩名以齊衰必疏布為之其在論語祇名齊衰子兩見齊衰皆指重服而在左傳則名疏衰晏嬰居父晏桓子喪服麤衰麤卽疏也至孟子卽合名齊疏猶荀子稱資麤衰者資麤卽齊疏也則此齊疏正三年極重之服無加此者自戰國人作士禮有父在降母期文一變中庸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尚書

百姓三年如喪考妣父母皆三年之禮且分父母爲兩衰襲春秋叔向斬焉縗絰縣子三年之喪如斬語造一斬衰在齊衰之上而以斬屬父以齊屬母凡間傳服問喪大小記俱彼此傳會不特父在母期是齊不是斬卽父沒後母得伸三年而仍不服斬一似此齊疏之服專爲母設與父無預者然且作檀弓者以孟子此文改爲曾申之言謂曾穆母卒曾申告以齊斬之情飦粥之食由天子達以爲斬服在春秋有之孟子出曾子子思之門此正述曾申所言而不知其詞之有抄變也但據舊禮文齊疏本極重之服而實

通期功而下以爲名故同一齊名而實有兩製葢齊者裳下際之稱惟重服則以齋訓齊謂但斬齊其下際而不緝而輕服卽緝之緝名齊不緝亦名齊猶之亂曰亂治亂亦曰亂故舊有正禮文者謂不緝之用一三年是也緝之用四期大小功緦是也三年之齊必不當與期功之齊相溷亂者今此齊疏則三年服也而忽加斬衰于其上則此齊母服矣滕文未嘗喪母也且此三年之衰卽不緝衰也乃曰斬則不緝齊卽緝則此齊爲期功服矣滕文未嘗有父兄百官喪也滕定公薨而孟子所告是母服國君絶期喪而孟

子所定是父兄百官之喪註經之謬莫大乎是初不意朱氏著家禮而竟出于此

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

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

集註謂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開口便錯國君弔臣或親弔或命弔祗使一人惟出弔他國始有正有副豈有遣滿朝卿大夫弔本國臣者況君命弔則爲所弔之臣必是卿大夫今公行不知何人且不知其所喪者是父是子父耶則世卿父子無同

升公者（見審武子條）否則父士庶君不弔也子聊則未有國君而弔臣之子者今曰子之喪實是子死趙註原云喪其子朱氏不註而俗儒遂附會之曰有人子之喪夫禮文有何例父之喪是父死子之喪是子死不得增人子字强解說也特國君不弔臣之子而國之卿大夫得往弔者蓋喪有尊主有卑主尊主者君主臣喪如曾子問云哀公主季桓子喪而衛靈弔之是也父主子喪如檀弓云子夏喪其子而曾子弔之是也是公行喪子君雖不弔而同朝之臣皆當弔之此是恒禮若其云朝廷不歷位則以喪禮惟爲位最重

與朝禮等況同朝咸在則即以朝禮類覜之並非真有一班朝之使受君命以涖其事也今强引周禮而錯乃倍甚夫宗伯職喪一官惟天子有之侯國無有也其曰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指畿內王子母弟得稱諸侯者非外諸侯及侯國卿大夫士有爵者也其云涖禁令而序其事謂涖喪葬之禁而序其含襚斂襲之事未嘗命司賓司士序班聯定位次也此與周禮何涉而引之

張文嶽曰歷位註他人之位亦錯歷者彼此更歷之謂如揖而進之是彼歷此位越而就之是此歷

彼位故曰相與言曰相揖若止一他位則何相乎

宗廟饗之

見朝廟條

薦其時食

時食四時之食如春行羔豚膳膏薌之類

時祭不備物凡鼎俎鉶芼各有限制四時不異惟豆籩庶羞爲籩人醢人所掌則每及他物如膴鱻胖腊麴蕡蔆芡類各得以時物實之所謂時饗是也若羔豚膏薌腒鱐膏臊是煎和之味所以供王后世子之饍羞者而可以行祭乎周官內饔掌王后世子割烹

煎和之事而至于廟祭則但掌割烹而不及煎和以煎和褻味鬼神所不享也今禮文多有而偏引褻味以當神饗亦柰之何

禮器大饗王事有四時美食如青州蟹胥荆州鱃魚類王制時薦有春薦韭夏薦麥秋冬薦黍稻類月令四時薦有薦鮪薦黍薦麥薦含桃類然皆非時祭不得引據況非其物乎

所以序昭穆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

子孫昭穆與廟次不同故工史書世可序倫次若宗

祧序昭穆則四親二祧多與倫次有乖反者此禘序生人而不序死者以廟制一定無庸再序苐因天子諸侯自爲一宗則氏族渙散不得不于宗廟間序之祭統所云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是也若謂宗廟昭穆子孫亦以爲序則廟次世次截然兩事假使周之懿孝姪居叔上魯之閔僖弟在兄前而子孫依之以爲序不大亂乎

序爵　公侯卿大夫也

爵亦是同姓王之同姓無無爵者惟國子副倅與王

族之食祿仕田者其祿位不甚相遠故序昭穆否則俱以爵序之故庶子正公族禮惟內朝不序爵外朝即序爵而至于宗廟之中則一如外朝之禮遇有貴者則一如黨正文所云三命不齒當自爲行列此禮文也若異姓序爵則他族進身亦何事不以位序而曰宗廟當序爵非禮言矣

張文彬曰鄭註爵爲公卿大夫士以王國卿士言此曰公侯卿大夫亦非是大饗助祭除開國建都與新王即位五服列辟總不能至安得以常祭及之

序事

宗祝有司之職事也

周官小宗伯職有掌祭祀之序事語所以序省牲眡滌諸事而文王世子云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則同姓序事皆有官爵者如太宰贊玉幣宗伯省牲鑊以五等爵中取其有公孤六卿諸官職者爲之故又曰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此正中庸所以辨賢之解若宗祝有司則但執官役非助祭之人祇問職掌安辨賢否錯矣

武成祀周廟以侯甸男衞執豆籩在史記亦有毛

叔奉明水康叔布茲語然別令宗祝享祠于軍則
序事非宗祝明矣

旅酬

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而衆相酬者者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各能以申其敬也

此大祭均神惠之禮然有三節一是致爵禮一是旅酬禮一是無算爵禮致爵者獻而不酬旅酬者但一酬而不至無算俗以旅酬無算爲一禮固已謬矣若註以賓與兄弟兩家子弟各舉觶以代父兄行酬謂之下爲上謂之逮賤則又大錯者兄弟弟子未嘗爲

父兄代行觶也據禮行旅酬時兄弟弟子先舉觶于其長不過導飲耳然且長皆答拜受飲使弟子復位訖于是賓自取觶酬長兄弟長兄弟亦自取觶答酬以至衆賓衆兄弟之黨彼此遍酬特不至無算耳則是賓與兄弟皆自取觶自酬而子弟且復位而受人之酬又何曾代勞而竟以逮賤下為上之典禮作此宛解兄賓弟子舉觶獻長長亦答拜遣復位在無算禮前其于旅酬時并未嘗有賓弟子也蓋所謂下為上者祭以神為上祭者為下尸自止其爵而使均惠于在庭是下反為上所酬也致爵之禮但及室中之

貴者及旅酬長衆凡在庭下階下者皆得受酬是逮于賤也增韻爲被也與史爲其所中爲字義同

章句既杜撰旅酬禮乃朱氏自爲說又云旅酬先一人或二人如鄉吏之屬升觶酬賓賓不飲却以獻執事謂之逮賤則益無禮矣考鄉飲酒鄉射特牲皆以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事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事此是兩禮未可或一人或二人也況鄉飲以鄉大夫爲主人故曰鄉吏曰主人之吏豈有大宗伯官屬用鄉吏者至于酬賓不飲則獻酬之禮但止爵而俟共飲則有之若不飲獻賤者則將置

酬者于何地又况喪禮不旅酬練祭酬賓則賓不飲大祥酬賓則賓飲而不酬此凶喪之禮大饗吉禮而以凶喪禮行之可乎且此出何禮文請示之

燕毛

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

祭畢安有燕此祭畢行賜爵禮為祭統十倫之第九倫所謂長幼有序者其曰燕以任其權燕小雅以儐尸名燕飲是也乃附集註者以楚茨詩備言燕私當之則以祈禱雩報之祭而誣坐大饗亂矣若序齒則祭統明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乃于昭穆中序之不

專辨毛髮之色。周官司儀所云。王燕。則諸侯毛。正序齒也。但祭統云。群有司。皆以齒。則又兼異姓耳

非其鬼而祭之

謂非其所當祭之鬼也　朱氏曰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庶人祭五祀即非其鬼也

分明是鬼而以天地山川五祀之神當之。則天神當稱天。鬼地神當稱地。鬼五祀神稱五祀之鬼。錯矣。且以諸侯而祭天地。以大夫而祭山川。以庶人之止祭竈神者而祭五祀。此僭也。僭而謂之諂。錯矣。又錯矣。周禮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天謂之神。地謂之祇。王制稱山川神祇。禮記稱五祀爲五祀之神。又稱室

神而惟人則周禮稱人鬼祭法人死曰鬼如官師以
王父爲鬼庶人父死卽爲鬼又凡祧祖以上無廟壇
而祭者皆稱鬼則是其鬼專指人家祖父言鄭康成
所云非其祖父而祭之是諂以求福此確詁也世人
不好學輙謂人家祖父焉肯祭祭亦焉所謂焉得求
福春秋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非類非族正
指人鬼之非祖考者若不知求福則漢祀欒公吳祀
蔣侯蜀祀武安王皆人家人鬼而堂堂祀之意欲何
爲且春秋實事有明明一諂一求福者隱七年鄭伯
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夫周公魯之祖也鄭何故

請祀之祇爲欲易許田而故釋神祀以請祀其鬼此諂也若僖三十一年衛成遷都帝丘欲祭夏相則夏相者杞鄫之祖也故甯武子止之曰杞鄫何事正謂彼自有子孫我安得祭此亦非鬼而祭之証然亦思衛雖不振亦安肯無端爲杞鄫祭祖父者不過以帝丘本夏相故居而于以邀庇此求福也特求福爲諂之由而大文祇一諂字卽求福亦諂康成多此二字耳若註鬼作神則直反大文矣烏乎可

雍徹

見禮樂條

祿將于京

見朝廟條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晚晴又名甡
陳佑自曾
朱樟鹿田 較

四書改錯十

故事錯上

舜五十而慕

言五十者舜攝政年五十也

舜五十而慕此古舜典舊文之無可稽者若五十攝政則襲史本紀舜年三十徵用五十攝政又八年而堯崩語然又錯者據尚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

然而此三十年中有歷試三年書所稱詢事考言三載者有攝相二十八年書所稱受終以後二十有八載消是受終攝政在歷試三年以後二十八載以前先儒所定舜以三十三年攝帝位者此是書正文非如世本帝系古史考帝王世紀之可以遊興聞爭各見也且朱氏旣註孟子自當以孟子文爲主孟子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明明以攝政甚早越廿八年而堯始崩與尚書之二十八載帝乃殂落正合乃反據五十攝政八年而堯崩之語以註孟子尚書巳矣於孟子何居

張文獻曰三十在位據尚書歷試三年攝相二十八年已有三十一年似乎不合故孔安國謂歷試祗二年以三十徵庸之年卽當歷試之第一年謂歷試從登用始也如此則以二年合二十八年恰是三十不然歷試三十三舜當以三十四攝政多一年矣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昔者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

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

舜相堯已見前一條矣若舜之薦禹則尚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不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乎舜以

六十即帝位又五十而巡狩以死然而大禹謨載薦禹詞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則以五十年帝位而其薦禹時適三十三載非十七年乎是孟子此文皆典謨文也

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以是知中庸註舜年猶是錯者舜以六十即帝位又三十三年而薦禹攝相裁九十三耳而自稱耄期禮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惟九十有五則始兼耄期之間故尚書正義謂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而後

反而卽帝位則所云三十三者雖在位祇此年而齒則九十五矣以九十五而加以十七是百有十二非止百有十也況書舜典註亦明曰凡壽百十二歲不得減去二年也

張文獻曰百有十歲祇見尚書有六十卽位五十乃死之文然不曉如喪考妣又有三載則以服喪避位之年而混之五十帝位中不可訓矣但服喪三年而祇饒二年者正義謂帝之殂落卽以二十八載之年爲第一年而二十五月而巳畢喪則祇得二年若竹書謂帝堯以元年丙子卽位越一

百三年至巳未而舜始即位則于畢喪時增出一年然亦宜從書註不從竹書者以服喪不得越四年也如曰百十舉成數餘年可省則何不舉百年成數而于一十併省之乎

羿善射奡盪舟

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簒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

此又錯者羿不曾滅夏后相也據夏書有窮后羿拒太康于河春秋傳有夏方衰羿自鉏遷窮因夏民以代夏政其曰距河曰代政祗一逐太康一代夏后相

而擅國政夏未滅也及羿爲家衆所殺而羿臣寒浞據羿妻以生奡卽春秋傳所稱澆者至奡長然後浞使奡興師滅夏后相此在春秋晉魏絳與伍員皆云澆殺夏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明明白白而乃以此而移彼以後惡之事而移之前惡時距百年人越數代以爲不識則春秋不容不識也以爲疎忽則一事首尾順文看事何處疎忽以爲立說或殊有取有不取則義理可取舍故事可取舍乎

然且寒浞殺羿一併俱錯不讀孟子乎孟子云逢蒙殺羿而註孟子者又襲趙氏註云逢蒙羿之家衆則

其作註時便當取論語孟子兩書較觀寒浞即逢蒙乎寒浞逢蒙即家衆乎此不必智者始見及也乃一註寒浞一註家衆考之春秋傳寒浞並不曾殺羿浞爲寒國所棄而夷羿收之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使羿娛于田而取怨于民於是羿從田歸家衆殺羿而烹之雖家衆之殺所以附浞而浞實不殺孔疏所云家人反羿而從浞殺羿者逢蒙是也是註春秋者尚兼顧孟子而合註論孟而漠若河漢此咼故與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程氏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

此程氏之最叵信者外丙仲壬在史記直謂繼湯而立一二年卒一四年卒然後太甲嗣之故書稱太甲居憂漢志有云服外丙服是也特書序有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語而伊訓亦云惟元祀祗見厥祖解者謂奠告湯殯與孟子史記不甚合此當詳考諸書始論定者若是年齒則從來序年無先幼後長先二後四者今丙二壬四則仲壬爲外丙兄矣况世本世紀皆謂湯年百歳若九十七生仲壬九十九生外丙不又笑話乎

紂去武丁未久

目武丁至紂凡七世

按武丁至紂凡九世殷祀武丁祖庚祖甲祖庚弟廩辛庚丁廩辛弟武乙太丁帝乙受辛是也今曰七世假謂祖甲與庚丁是兄弟不列數內則古立君法曰一世一及世者父子相繼爲一世也及者兄終弟及也兄弟似無稱世者但世數之世祗以一君爲一世世是世及亦是世不觀七世之廟乎有天下者事七世前爲創世後爲繼世然而兄弟祖禰叔侄昭穆極其顛倒而總名之爲七世是以國語于此亦明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夫以祖甲至紂謂之七世則加武丁祖

庚爲九世有顯據也若謂自武丁至紂前後兩人可不列數內則自郎由也由湯至武丁而謂賢聖之君湯丁無與可乎且殷紀明云自中丁以來至帝陽甲比九世亂其云九世未嘗舍中丁與帝陽甲也事不考古而欲註書舉筆郎錯矣

太師摯適齊

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正之其後伶人樂工識樂之正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

夫子正樂但係私定未聞改正于朝廟魯樂官何從知之且其所正者雅頌也魯固無雅而頌則儼列三

百正于何所況夫子生卒尚載簡書豈有正樂大事諸樂官奔散一大變故而左氏不一載之者此明是尚書舊太誓文史記作周紀即載其詞而漢禮樂志亦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註以爲即論語所記太師摯之屬是也但師古謂適齊適蔡皆是周時國名而記者追繫其地則不然諸國皆舊名在商時已有之如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皆先有地名而後封之若齊蔡則樂記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

齊係三代遺聲國語文王諏于蔡原訪蔡公殷臣

張文楚曰董仲舒對策亦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

知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

泰伯三以天下讓

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生子文王昌太王因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季歷立傳國至昌及武王發而有天下盖其心即夷齊即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泰伯以國讓季歷其云天下亦推極言之耳不知何故又云讓商且以夷齊即馬比之甚爲可怪假曰周可以有商天下而伯棄而去即謂之讓則周之可以

有商天下者即季歷也太王欲傳位季歷以有商天下伯苟讓商宜安于世立使傳季有待而乃先去國以使之必傳是助之奪也太王商臣或欲遵商制傳及之法由長次以及于季而伯乃挾弟仲雍併其次而皆去之是奪之又奪也三以天下奪而反曰三以天下讓豈是通論乃其所引據爲讓商者但曰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一語耳夫此一語半出魯頌半出春秋傳魯頌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此推本言之翦者滅也言武之滅商甚于是耳太王則焉能滅商若云志則以竊徙不給之際而思滅全盛之商

郎妄人亦無是志且翦商下不得增之志二字也若春秋宮之奇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從者順也如定九年從祀先公之從謂順昭穆也工史以昭穆定世次而伯且去國以棄昭穆故曰不從此時何曾命伯翦商而謂爲不從父命則亦思太王之昭也下郎接不從可得增父命二字于昭也下乎

然且春秋史記明云太王欲傳位于季伯乃去國今曰泰伯不從而後太王欲傳位于季只誤解論語而致增毛詩改春秋傳併顛倒史記文何苦爲此

六經三代故事至宋而盡行改變另一世界如舜不立宗廟禹分洞庭爲九江成湯始書井田武王封康叔于衛周公治洛邑爲東都留後官召公辟太保而周公挽留皆荒唐之極舉國在夢寐中者況四書故事安辨是否爲之嘆息

武王是也

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

武王自即諸侯位後連即天子位止十一年並不當有十三年伐紂之事按大戴禮文王十五年而生武王是武王少文王止一十四歲耳而文王世子云文

王九十七而終則在文王卒時武王始即諸侯位然已八十三矣乃又十三年而始伐紂則九十有六將文王世子所云九十三而終者已死過三年矣故尚書孔傳謂泰誓惟十有三年非武王之年是文王之年合武王而通數之者無逸云文王享國五十年而帝王世紀謂當四十一年時文王封西伯專征改元至九年而卒武成所云惟九年大統未集者合之四十一年正與無逸享國五十相符而於是武王繼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又一年伐紂共十三年則此十三年者文王九年武王四年而統之為文王受命改

元。之。年。必如此而泰誓武成無逸大戴禮文王世子史記帝王世紀伏生大傳漢書律歷志無一不合乃必強斷爲武王致其徒蔡沈証泰誓亦堅主其說而諸書廢矣寃哉

遠宗曰古諸侯國俱各紀年如春秋十二公年類且有中改如衛出公秦惠文君各有後元年類若受命則無逸明云文王受命惟中身武成亦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必改其惡而後不念則人人能之何必夷齊未聞夷齊待惡人如今人待楊墨既入苙而又招之也且謂二子之心亦不通此必殷周相去不遠其相傳遺事有如此者若億逆而知其心則怨者之希何由知之且此惡字即是怨字猶左傳周鄭交惡之惡舊惡即夙怨也惟有夙怨而相忘而不之念因之恩怨俱泯故怨是用希此必有實事而今不傳者若善惡之惡則念時未必知即不念亦不必使惡人曉且不念已耳人亦定無以我之念不念分恩怨者何爲怨希

張文虎曰魏書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

嘗失禮于景伯景伯署其子爲西曹掾論者以爲不念舊惡南齊皇甫肅曾勸劉勔殺王廣之及勔亡肅反依廣之而廣之盛相契賞且啓武帝使爲東海太守史臣以爲不念舊惡然則此惡字並解怨字漢晉以後皆如此

亂臣十人

十人謂周公名公太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文母

此本馬融註者第榮公不著且是文王時人與武王時稍不合此當據陶潛羣輔錄所載武王十亂有毛公無榮公者爲正

張文蟠曰榮公不見經傳惟國語背臣云重之以周名畢榮始一及之然言文王時非武王時也若毛公則武王伐紂時已有毛叔奉明水及成王顧命尚與畢公名公同在卿列此即左傳所稱魯衛毛聃者其名覿榮公爲大著矣且淮南鴻烈解有武王之佐五人語高誘註五人謂周名呂畢毛也此正劉十人之半以爲言者是五臣尚及毛豈十臣而反遺之

有婦人焉

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葢邑姜也

舊儒謂古論語婦人是殷人婦字本殷字之錯故六季庚勉有殷士周臣楚才晉用語正指十亂中有殷臣一人不止殷士祼將也先仲氏曰此以時代分合較才之多寡唐虞二代止五人不如周一代十人之盛然猶雜殷代一人名爲十而止得九爲何其難歟如此則前後貫穿意旨俱合自婦字一錯而集註又誤解唐虞二句便扞格矣詳見唐虞之際條

郤國麟曰衞氏古文作有殷人爲韓愈直指爲膠鬲以殷人爲婦人由何氏本誤而馬融以爲文母劉原父以邑姜當之按武伐商時年已八十有七

文毋應不能無恙況子無臣毋理也禮婦人之善不出閨閫邑姜雖賢豈于外政且武數紂罪以婦言是用而乃對百萬衆而自稱其妻必無是事蔡乃亶四書模曰文王舉膠鬲爲殷臣然實爲周用與伊尹之相湯而事桀正同呂覽載武伐紂時惟懼失鬲可驗也蓋殷末有五臣孟子稱微子微仲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輔相要之鬲本周有耳

關雎樂而不淫

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宮人所作所以形容到寤寐反側外人做不到此憂樂是詩人憂樂詩人宮人也宮人何爲憂樂宮中之得失豈特家道之所由盛衰一國之治亂悉關焉是固宮人

之所不能忘情而憂樂係之也 哀樂得其正
指詩人言不指文王言 讀詩者不淫不傷則
亦可以得性情之正 關雎是樂之卒章前面
更有詩今不可考耳

關雎本文王求后妃詩系國人所作此原不必問作者爲誰詩三百篇未嘗盡署作者名也自世多庸見謂文不宜思妃至此因之魯詩與史記直斥爲幽厲昏亂之詩即漢杜欽封事與後漢皇后傳序亦皆謂康王晏朝關雎作諷此固顯然與子言乖反大不足道若毛傳曲解謂后妃姒氏又思得淑女以供內職此亦狃庸見畧爲出脫而不知其不可者九嬪世婦雖能掌婦學以教九御原可選擇有德淑女以克其

職如所稱女官之有爵者顧非好逑也朱氏既改毛傳乃又自造一說指爲宮人所作夫文王無宮人者文以四十七歲始爲諸侯三十年老儲嗣居世子宮並無宮正宮伯諸官爲掌宮事況后妃未娶即大邦之迎所云姑姊姪媵其從如雲者亦尚有待安所得同異姓女并宮女刑女可充女史者而爲之作詩此本不讀書無學杜撰之言乃朱氏註此又註毛詩而大全諸書又彼此附和竟謂性情哀樂必出自宮人而不出文王夫所謂哀樂者即詩寤寐求琴瑟友也宮人思后妃至寤寐反側固亦多事若琴瑟友鐘鼓

樂則以嬙御班侍之人而與后夫人搏琴拊瑟者鐘伐鼓稱友于講借樂此眞畔亂無理之甚而反曰性情哀樂獨得其正既已大妄然且謂家國盛衰憂樂關切在宮人不能無情則宮人選擇雖重有德然亦不必曉齊治大事况嬪御掌教自有職分宮政得失此在三夫人以上主之如后妃之副所云比外朝之三公者豈有嬪御以下可越禮犯分憂盛衰而計治亂于國家逆女大典此雖不讀書杜撰亦不宜作此妄言况此時無宮人則一語斷定人且無有又安問有性情無性情也乃附和之徒則又變言是王季宮

人近且謂王季太任識盛衰興廢知文王之昌必得內助佳兒佳婦形諸寤嘆則無論父子異宮世所不旣父宮嬙御必不能代世子作詩卽以王季太任言二親之稱子曰君子固已口噤乃以舅姑聘子婦而曰寤寐反側舅姑逆子婦而曰友若琴瑟則瀆亂之極雖佳兒佳婦必不致此

且又曰哀樂不過是讀詩之人得性情之正則有支子于此舊儒張超蔡邕謂關雎是畢公作予嘗曰畢公文王子本文王所生之人而能言未生以前文王娶后妃之事此必通佛教能知父母未生以前本來

面目者。今一哀一樂未定所屬此情此性其正與不正卽詩亦不能自主而乃又曰是讀詩之人之性情此必欲上池水能見他人之五府六臟者豈非笑話

張文蘄曰關雎樂之卒章前別有詩此亦可笑者春秋傳那詩以末六句爲亂爲卒章武詩以末一句四字爲卒章關雎一詩但當以末四句十六字爲卒章焉得詩前別有詩說見十四卷關雎之亂條

八士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

成王時本鄭康成說宣王時本馬融劉向說然總無考據惟晉語胥臣謂晉文曰文王即位諏于八虞賈氏註周八士皆在虞官引論語為証此或春秋外傳之可徵者然則文王時八矣若一母四乳則董仲舒春秋繁露有云四産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之所以興周也亦指文王時言

張文𦳝曰逸周書有武王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南宮伯适遷九鼎三巫與八士名偶合或疑八士即南宮氏然此忽與伯适在逸書不明指是兄弟且南宮适名已爲文王五臣武王十亂之一亦並

不稱是八士卽國語詢八虞下又云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勢無旣詢八士又諏八士者此可不強合耳

周公使管叔監殷

武王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蔡叔霍叔監其國

周公祇使管叔一人監殷並無蔡叔霍叔其稱三監者是官名謂二伯之下有卒正連帥屬長三等官是監官耳其蔡霍二叔則蔡叔以殷商共叛見左傳霍叔以同爲流言見蔡仲之命故一誅一放一降庶人並非同等惟孔安國不解三監誤以管蔡商當三數

鄭氏以商不合又妄以霍叔補之此大無據者況專指管叔何必連類雜及如是說見官師條

五霸

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此五霸出趙註係漢儒之言若周時則不然荀子王霸篇謂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此戰國時所定與後儒不同故宋襄並不稱霸秦穆止霸西戎而吳越則觀兵中國號爲霸王其時之定名有在也若別引丁氏說則夏商三霸自昔有之如商頌昆吾舊傳夏伯鄭語祝融之後八姓大彭豕韋爲商二伯此

在春秋傳齊賓媚人稱五伯之霸即註此說何曾是唐丁氏之言

張文虨曰五霸無定據即顏師古註漢書在地理志則用趙氏說在諸侯王表則又本荀卿而小變其說以吳闔廬爲吳夫差有秦穆而無勾踐不知有他據否若昆吾彭韋三國則夏商均有之竹書夏啟時大彭作伯征西河仲康命昆吾作伯雖不可信然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即豕韋與大彭皆祝融後同姓則三國皆夏霸也然且興滅不一即韋氏一國究不知其霸者是何君何氏據春

秋傳夏王孔甲賜劉累氏御龍代豕韋後則在夏時本祝融之後而劉累代之湯之伐韋即劉累後也然而范宣子曰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杜註謂劉累之後遷國魯縣而豕韋復有其國竹書所云夏帝昊使韋氏復國者則似終夏之世皆祝融後乃韋昭註國語又曰商武丁仍滅豕韋又代以累後所謂更代者則其爲覇者祝融後耶抑御龍氏後耶不可考矣

王者迹熄

王者迹熄謂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

明云詩亡何得改作雅亡夫所云詩亡者謂王政不行太史不陳詩輶軒不採詩詩總亡耳如譜詩者云陳靈之後無詩是也若云雅亡則衛武懿戒魯僖采藻儼載三百卽平王東遷而白華小弁其篇什猶在也至云黍離降爲國風則尤不學人所言王自有風二南爲武王時周召二伯之風文王無二伯也周公陳王政而作豳風卽王師征伐皆入之況以黍離爲平王時詩獨毛亨傳耳若三家詩則以此爲尹吉甫之子尋兄所作未嘗在平王世也又況其以王迹熄爲平王政教不行專爲春秋始于平之四十九年耳

孟子以春秋繼詩謂詩有美刺而春秋有褒譏其書似相爲表裏故云其曰亡然後作以爲亡在此時作亦在此時也孔子于哀十四年作春秋而乃以春秋始年認爲作春秋之年有是理乎

桓公九合諸侯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朱氏曰九之爲糾展喜之詞而糾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証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爲九合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于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爲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公穀以來皆爲是說可謂鑿矣

此九是實數與一匡對如呂覽楚詞傳皆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較此文正同其實數則穀梁衣裳之會

明指一北杏二鄄三鄄四幽五幽六檉七貫八陽穀九首止十甯母十一葵丘祗稱九者不取北杏及陽穀也是以管子國語史記或云兵車會六乘車會三或云兵車會三乘車會六總合爲九雖說或不齊而其義自了今乃偶見左傳有展喜犒齊師文中有糾合諸侯語遂認九合是糾合謂糾與九古字通用按糾並無通九字者富辰諫周襄王以翟伐鄭有曰糾合宗族夫宗族不得通九合也且糾合是督合謂督責而合之非無故會合故傳文原云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與富辰所云召穆公惡周德之不

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正同盍一謀不協一
惡不類故糾責之今但合諸侯未嘗有糾責之事也
且衣裳之會兵車之會在國語穀梁諸書早有之並
不因論語不以兵車四字而造此名且本文原云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則謂衣裳之會九而餘則兵車有
何穿鑿而反爲訥之夫讀春秋傳當讀全傳晉悼公
謂魏絳曰朕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此不必有糾字可
相通也然附和之徒猶可曰齊桓與晉悼雖不同而
九合同則九糾之通未可定也乃祁午謂趙文子曰
子爲盟主七年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則豈有一糾字

而旣通九又可通再可通三者無理而已

章大來曰楚詞天問篇有桓公九合語漢王逸註謂桓公任管仲則九合諸侯朱氏又改註九春秋傳作糾則祗讀春秋傳一篇而改楚詞改論語卽全傳亦不之顧矣但楚詞有決糾不得者惟九合則下自有諸侯字若糾合則糾合何物豈又糾合宗族耶

甯武子

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

春秋傳並無甯武子仕衛文時事衛文十九年甯武

之父甯莊子曾勸文公伐邢旣而文公卒斯時並無武子也及衛成元年甯莊子尚在仍來會向至三年而後武子之名始見于傳又越九年至十二年而後武子之名一見于經是終文之世武子未嘗嗣位襲父爵而謂曾仕文公時錯矣說見官師條

子產君子道四

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三不仁三不知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是也

子產治鄭自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廬井有伍田有封洫而外尚有輕晉幣焚載書愼守藏弗許請禁弗毀

鄉校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儲價門不夜閉道不拾遺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是其于君子之道有計數所不能盡者然且力支强大以禮自存者越二十六年此春秋第一人物而其聲價反出自居蔡竊位者下得無顛倒太甚不可信乎

李庚星曰使數事而責必多善則殺人于市數其罪而誅之者皆善人矣數事而稱必多惡則凡九德九功三樂三畏而外並惡行矣

庾公之斯

夷羿篡弒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害公義

庾公之斯即庾公差原係春秋傳孫林父追衛侯衎事正篡弒之賊孟子時不見策書就戰國人傳聞而引作他事但以証師弟子不相厄耳乃又以害公責之則反屬多事且似含三年而察功緦非論世書矣據本事但全師弟子之誼不及間等其于私恩公義較孟子為兩全者當孫氏追衛侯時侯所御者公孫丁也孫氏所使追者庾公差尹公他也差學于丁他學于差丁以師御衛侯而差以弟他以間等之弟同時追之差作禮射不主于中此全私恩也而他日子

為師也我則遠矣抽矢射丁而反為丁所報射貫臂而退是于公義亦未嘗害特所論不在是耳不然蒙羿並逆賊何處求全而斤斤于師弟間較量是非豈孔孟所見必當出宋人下乎

蘧伯玉邦無道卷而懷之

卷收懷藏也如于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孫林父謀逐君在襄十四年甯喜謀弒君在襄二十六年並無甯殖此甯殖是甯喜之錯喜者殖子也

張文[illegible]曰或謂殖與林父同謀去君集註舉前事為言則前事同謀有之未嘗謀伯玉也且明註放

弒則喜謀弒殖不謀弒何可混兩事爲一事如此

百里奚食牛要秦穆公

自鬻于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自鬻與五羊之皮事在春秋傳國策史記諸書亦記述不一此固不必辨者但就萬章所問論則此註是廉于得值而趙註謂奚自賣五羊皮以爲人養牛貪而不吝因以此要譽秦穆總是豎語秦穆雖庸主萬章雖愚儒亦必不弇鄙無大識如此此問專以食牛要秦穆與五羖自鬻無涉五羖自鬻不過入秦食牛所由來耳戰國人說春秋時事必稍有根據

按秦紀奚自言吾之周周王子頹好牛吾即以養牛干之是奚原有以養牛之術陰比養國如滋味說湯事以之干進至入秦而仍用此術故孟子明云以食牛干秦穆公若曰纖芥取予可起聲譽恐戰國人相傳語意未必如此

張文蘥曰奚有養牛之術莊子百里奚飯牛而牛肥是也

孫叔敖

孫叔敖是期思之鄙人非伏處游濱者見地類條

季文子三思

三去聲 季文子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 思至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

此錯之全相反者文子三思自是善行故漢晉舊註皆曰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三思而夫子衡論則有二義一則汎論人患不思耳能思則再亦可矣況三乎一則誦文子明于事理再思則可矣何必三此在安昌說書後無異解者不知朱氏何據認作貶正語錯矣按註引文子使晉事在春秋文六年其時方謀聘晉而晉襄適病因預求遭喪之禮然後行及如晉而晉襄果卒則此一事本三思之最可

嘉者故夫子簡書先書季孫行父如晉隨書晉侯驪卒直是美詞而杜預註策書特引論語三思以誦揚之以致邢氏正義撫入疏內而集註于貶正之次亦引此事則白矛自盾原已可怪乃以三思善行古詞所謂臨事貴三思者而認作惡行以春秋簡書策書所共美之事而認作譏刺之事致舉世浮薄動輒以遭喪之禮作過慮者訕笑口語其顛倒六經變亂黑白至于如此滔滔奈何

朱氏云再思已審若私意起則利害得喪反覆不窮夫思事分數祇此數端一思是非再思便須及利害

過此則事變之來尤不可忽若以利害得喪行權衡變概屬私意則直一罔人無與于家國慮事之數者矣夫子告哀公討賊開口便較强弱計多寡正思利害也至籌畫事變則又家國慮事一大進境夫子會夾谷敦盤之會便請兵備此與求遭喪之禮何異既不計利害復不審事變竟欲以宋儒淸班流禍後世豈所敢聞

三字雖不限數然以再字較之則亦數目字矣故禮文三揖三讓月令三覆三反論語三仕三已俱如字讀況易再三瀆尚書至于再至于三則明有層次從

無讀再三作再散者乃又註去聲亦不可解

甯武子二

成公無道至于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愚之不可及也程氏因邦無道沈晦以免患故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此干是也

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此忠果正直臨難不免一大節目凡為臣者皆所當然而以此屬愚則將啓後世以巧避之門錯矣又錯矣從來愚字皆以浮沉取容假借貿瞀者為言此原有明據如春秋文四年甯武來聘以公燕賦湛露彤弓不辭亦不答杜預以此為愚

不可及又晉衛瓘爲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疏甚爲傅嘏所推重當時稱之爲甯武子則愚之爲名自有解說或者成公廿六年間武子別有事跡如此等原未可知必以成公被執時言亦或故作顓蒙不與強伯及悻悻訟臣抵抗如爲輔得免賂醫得脫無非貿瞀所有事正與艱險不避顯盡心力者的的相反乃既造此說則亦當覓一左証曲爲附合而又引程氏沉晦免患四字爲愚字詁義且謂比干不當愚則程氏之所謂比干不當愚者謂不當沉晦也故諫也若如朱氏所言愚則其不當愚者是

不當盡心竭力不當不避艱險比干此一諫不幾爲妄人闖死者作罪案乎今且置甯武不論祇論比干畢竟何等是愚何爲當愚不當愚請溥天下有識者一解辨之